

傷寒十九  
蘇集

上海文瑞樓石印

南陽 張機 仲景原文

慈谿 柯琴 韻伯編註

崑山 馬中驊

麻黃湯證上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外束。陽氣不伸。故一身盡疼。太陽脈抵腰中。故腰痛。太陽主筋。所生病。諸筋者皆屬於節。故骨節疼痛。從風寒得。故惡風。風寒客於人。則皮毛閉。故無汗。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鬱於內。故喘。太陽為開。立麻黃湯以開之。諸症悉除矣。○麻黃八症。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症。無汗身疼。同大青龍症。本症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喘。

本條不冠傷寒。又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輩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前條論症。此條論脈。言浮而不言遲弱者。是浮而有力也。然必審其熱在表。乃可用。若浮而大有熱屬藏者。當攻之。不令發汗矣。若浮數而痛偏一處者。身雖疼。不可發汗。

數者急也。即緊也。緊則為寒。指受寒而言。數則為熱。指發熱而言。辭雖異而意則同。故脈浮緊者。即是麻黃湯症。

脈浮而數。浮為風。數為虛。風為熱。虛為寒。風虛相搏。則灑淅惡寒也。

脈浮為在表者何。以表有風邪故也。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數本為熱，而從浮見，則數為虛矣。風為陽邪，陽浮則熱自發。數為陽虛，陽虛則畏寒。凡中風寒，必發熱惡寒者，風虛相搏而然也。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畜積有膿也。

浮數之脈，而見發熱惡寒之症，不獨風寒相同，而癰瘍亦有然者。此浮為表，而非風數為實熱，而非虛矣。發熱為陽浮，而惡寒非陽虛矣。若欲知其不是風寒，當以內外症辨之。外感則頭項痛，身痛，骨節痛，腰脊痛，非痛偏一處也。外感則嘔逆，或乾嘔不得，飲食如常。如此審之，有畜積而成癰膿者，庶不致誤作風寒治。則舉瘡家一症例之，治傷寒者，見脈症之相同，皆當留意也。

瘡家身雖疼，不可發汗。汗出則瘡。

瘡家病與外感不同，故治法與風寒亦異。若以風寒之法治之，其變亦不可不知也。瘡雖痛偏一處，而血氣壅遏，亦有偏身疼者。然與風寒有別。汗之則津液越出，筋脈血虛，壅急而為瘕矣。諸脈症之當審，正此故耳。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裡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汗出愈。

脈浮數者，於脈法當汗。而尺中微，則不敢輕汗。以麻黃為重劑故也。此表指身，裏指心。有指營衛而反遺其心悸者，非也。身重是表熱，心悸是裡虛。然悸有因心下水氣者，亦當發汗。故必審其尺脈。尺中脈微為裡虛。裡虛者，必須實裡。欲津液和，須用生津液。若坐而待之，則表邪愈盛，心液愈虛。焉能自汗。此表是帶言，口重在裡。至於自汗出，則裡實而表和矣。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也。

風寒本自相因必風先開腠理寒得入於經絡營衛俱傷則一身內外之陽不得越故骨肉煩疼脈亦應其象而變見於寸口也緊為陰寒而從浮見陰盛陽虛汗之則愈矣緊者急也即數也緊以形象言數以至數言緊則為寒指傷寒也數則為熱指發熱也辭異而義則同故脈浮數浮緊者皆是麻黃症

脈法以浮為風緊為寒故提綱以脈陰陽俱緊者名傷寒大青龍脈亦以浮中見緊故名中風則脈但浮者正為風脈宜麻黃湯是麻黃湯固主中風脈症矣麻黃湯症發熱骨節疼便是骨肉煩疼即是風寒兩傷營衛俱病先輩何故以大青龍治營衛兩傷麻黃湯治寒傷營而不傷衛桂枝湯治風傷衛而不傷營曷不以桂枝症之惡寒麻黃症之惡風反一勘耶要之冬月風寒本同一體故中風傷寒皆惡風惡寒營病衛必病中風之重者便是傷寒傷寒之淺者便是中風不必在風寒上細分須當在有汗無汗上着眼耳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

脈症同大青龍而異者外不惡寒內不煩躁耳發於陽者七日愈八九日不解其人陽氣重可知然脈緊無汗發熱身疼是麻黃症未罷仍與麻黃只微除在表之風寒而不解內擾之陽氣其人發煩目瞑見不堪之狀可知陽絡受傷必逼血上行而衄矣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從衄解此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太陽脈從自目內眥絡陽明脈於鼻鼻者陽也目者陰也血雖陰類從陽氣而升則從陽竅而出故陽盛則衄陽虛則陰虛陰虛則目瞑也

解後復煩見於內。此餘邪未盡。故用桂枝更汗。微除發煩。是煩於外。見此大邪已解。故不可更汗。仲景每有倒句法。前輩隨文行義。謂當再用麻黃以散餘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處著落。

傷寒脈浮緊者。麻黃湯主之。不發汗。因致衄。

脈緊無汗者。當用麻黃湯。發汗。則陽氣得泄。陰血不傷。所謂奪汗者無血也。不發汗。陽氣內擾。陽絡傷。則衄血是奪血者無汗也。用麻黃湯再汗。液脫則斃矣。言不發汗。因致衄。豈有因致衄更發汗之理乎。觀少陰病無汗而強發之。則血從口鼻而出。或自目而出。能不懼哉。愚故亟為校正。恐誤人者多耳。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汗者心之液。是血之變。見於皮毛者也。寒邪堅斂於外。腠理不能開發。陽氣大擾於內。不能出玄府而為汗。故逼血妄行。而假道於肺竅也。今稱紅汗。得其旨哉。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太陽之脈起自目內眦。上額已脫血而復汗之。津液枯竭。故脈緊急而目直視也。亦心腎俱絕矣。目不轉故不能眴。目不合故不得眠。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脈浮緊者。以脈法論。當身疼痛。宜發其汗。然寸脈雖浮緊。而尺中遲。則不得據此法矣。尺主血。血少則營氣不足。雖發汗。決不能作汗。正氣反虛。不特身疼不除。而亡血亡津液之變起矣。假令是設辭。是深一層看法。此與脈浮數而尺中微者同義。陽盛者不妨發汗。變症惟衄。衄乃解矣。陰

虛者不可發汗。亡陽之變。恐難為力。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三陽俱受氣於胸中而部位則屬陽明。若喘屬太陽嘔屬少陽故胸滿而喘者尚未離乎太陽。雖有陽明可下之症而不可下。如嘔多雖有陽明可攻之症而不可攻亦以未離乎少陽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太陽有麻黃症陽明亦有麻黃症則麻黃湯不獨為太陽設也。見麻黃症即用麻黃湯是仲景大法。右論麻黃湯脈症。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脈微細但欲寐少陰症也。浮細而嗜卧無少陰症者雖十日後尚屬太陽此表解而不了了之謂。設見胸滿嗜卧亦太陽之餘邪未散兼脇痛是太陽少陽合病矣。以少陽脈弦細也少陽為樞樞機不利一陽之氣不升故胸滿脇痛而嗜卧與小柴胡和之。若脈浮而不細是浮而有力也無胸脇痛則不屬少陽但浮而不大則不涉陽明是仍在太陽也。太陽為開開病反閤故嗜卧與麻黃湯以開之使衛氣行陽。太陽仍得主外而喜寤矣與太陽初病用以發汗不同當小其制而少與之。右論麻黃湯柴胡湯相關脈症。

麻黃湯

麻黃 二兩去節

桂枝 二兩

甘草 炙一兩

杏仁 七十個去尖

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一升去沫。內諸藥煮二升半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

麻黃多青入肝。中空外直。宛如毛竅骨節狀故能旁通骨節。除身疼直達皮毛為衛分驅風散寒。

第一品藥。然必藉桂枝入心通血脈出營中汗而衛分之邪乃得盡去而不留。故桂枝湯不必用。

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否為心果溫能散寒苦能下氣故為驅邪定喘之第一品藥。桂枝湯發營中汗須啜稀熱粥者以營行脈中食入於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故耳。麻黃湯發衛中汗不須啜稀熱粥者此汗是太陽寒水之氣在皮膚間腠理開而汗自出不須假穀氣以生汗也。

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汗多者溫粉撲之。

此麻黃湯禁也麻黃湯為發汗重劑故慎重如此其用桂枝湯若不汗更服若病重更作服若不汗可服至二三劑又刺後可復汗汗後可復汗下後可復汗此麻黃湯但云溫服八合不言再服則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出多者溫粉撲之自當例此後大青龍煩躁在未汗先是為陽盛此煩躁在發汗後是為陰虛陰虛則陽無所附宜白虎加人參湯若用桂附以回陽其不殺人者鮮矣。

### 麻黃湯證下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圜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合半湯。

太陽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七八日不解惡寒發熱如瘧是將轉係少陽矣太陽以陽為主熱多寒少是主勝而客負此為將解之症若其人不嘔是胃無寒邪圜便是胃無熱邪脈微緩是脈有胃氣一日二三度發是邪無可容之地斯正勝而邪却可勿藥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脈甚微而無和緩之意是弱多胃少曰脾病此至陰虛矣但惡寒而不惡熱是二陽虛矣陰陽俱虛當調其陰陽陰陽和而病自愈不可更用汗吐下法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而面色緣緣正赤者是陽氣怫鬱在表而不得越當汗不汗其身必痒汗出不徹未欲解也可小發汗故將桂枝麻

黃湯各取三分之一。合為半服而與之。所以然者。以八九日正氣已虛。邪猶未解。不可更汗。又不

可不汗。故立此和解法耳。

舊本俱作各半。今從宋本校正。

麻黃桂枝合半湯

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為六合頓服

後人算其分兩合作一方。大失仲景製方之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此條與上條中節同義。

本論無越婢症。亦無越婢湯方。金匱要略有越婢湯方。世本取合者即是也。仲景豈不可發汗則

不用麻黃可知。言無陽則不用石膏可知。若非方有不同。必抄錄者誤耳。寧闕其方。勿留之以滋

惑也。

右論麻黃桂枝合半湯脈症

麻黃湯變症汗後虛症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胃心。師因試令咳而不效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

如此。

汗出多則心液虛。故叉外衛。此望而知之。心寄竅於耳。心虛故耳聾。此問而知之。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自不能消

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症必因發汗而心血虛此因發汗而胃氣虛也與服桂枝湯而吐者不同此因症論脈不是拘脈虛談證未汗浮數是衛氣實汗後浮數是胃氣虛故切居四診之末當因症而消息其虛實也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有寒是未病時原有寒也內寒則不能化物飲食停滯而成蚘以內寒之人復感外邪當溫中以逐寒若復發其汗汗生於穀穀氣外散胃脘陽虛無穀氣以養其蚘故蚘動而上從口出也蚘多不止者死吐蚘不能食者亦死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此條不是妄汗以其人本虛故也上條汗後見不足症此條汗後反見有餘症邪氣盛則實故用厚朴姜夏散邪以除腹滿正氣虛故用人參甘草補中而益元氣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不止

陽重之人發其汗有升無降故水藥拒膈而不得入也若認為中風之乾嘔傷寒之嘔逆而更汗之則吐不止胃氣大傷矣此熱在胃口須用枳子湯瓜蒂散因其熱用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劑不可認為水逆而妄用之

汗後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汗家平素多汗人也心液大脫故恍惚心亂甚於心下悸矣心虛於上則腎衰於下故陰疼餘糧土之精氣所融結用以固脫而鎮怯故為丸以治之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厚朴炙去皮 生薑 半夏 洗各半斤 甘草二兩 人參一兩

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右論汗後虛症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無汗而喘。舊本有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無字。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無汗而喘。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二條無字。舊本記在大熱上。前輩因循不改。隨文行義。為後學之迷途。仲景每於汗下之後。表不

解者。用桂枝更汗。而不用麻黃。此則內外皆熱。而不惡寒。必其用麻黃湯後。寒解而熱反甚。與發

汗解。半日許復煩。下後而微喘者。不同。發汗而不得汗。或下之而仍不汗。喘不止。其陽氣重也。若

與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下咽即斃矣。故於麻黃去桂枝之辛熱。加石膏之甘寒。佐麻黃而發汗。助

杏仁以定喘。一加一減。溫解之方。轉為涼散之劑矣。未及論證。便言不可更行桂枝湯。見得汗下

後表未解者。更行桂枝湯。是治風寒之常法。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粒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

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至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寒氣侵人人。即發熱以拒之。是為發陽助陽散寒。一汗而寒熱盡解矣。不發汗而反下之。熱反內

陷。寒氣隨熱而入。入於胸。必結。痰熱在裡故也。熱氣炎上。不能外發。故頭有汗而身無汗。若小便

利。則濕熱下流。即內亦解。不利。則濕熱內蒸於臍府。黃色外見於皮膚矣。

傷寒發熱在裡。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

熱反入裏不得外越謂之瘧熱非發汗以逐其邪濕氣不散然仍用麻黃桂枝是抱薪救火矣於麻黃湯云桂枝之辛甘加連翹梓皮之苦寒以解表清火而利水一劑而三善備且以見太陽發熱之治與陽明迥別也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麻黃 連翹 甘草 生薑各二兩 赤小豆一升 生梓白皮一升 杏仁四十 大棗十二

以潦水一升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溫分三服半日服盡

此湯以赤小豆梓白皮為君而反冠以麻黃者以茲湯為麻黃湯之變劑也瘧熱在中則心肺受邪營衛不利小豆赤色心家之穀入血分而通經絡致津液而利膀胱梓皮色白專走肺經入氣分而理皮膚清胸中而散瘧熱故以為君更佐連翹杏仁大棗之苦甘瀉心火而和營麻黃生薑甘草之辛甘瀉肺火而調衛潦水味薄能降火而除濕故以為使半日服盡者急方通劑不可緩也此發汗利水又與五苓雙解法逕庭矣

右論麻黃湯變症

葛根湯證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而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足太陽脈自絡腦而遷出下項挾脊脊此從風池而入不上干於腦而下行於背故頭不痛而項背強也几几項背牽動之象動中見有強意凡風傷衛分則皮毛閉故無汗風傷營分則血動搖故汗自出不可以本症之無汗為傷寒他條之自汗出為中風也桂枝大青龍症惡風兼惡寒者

是中各月之陰氣此惡風不惡寒者是感三時鼓動之陽風風勝而無寒故君葛根之甘涼減桂枝之辛熱大變麻桂二湯溫散之法

內經云東風生於春病在肝愈在頭項中央為土病在脾愈在脊又秋氣者病在肩背則知頸項強不屬冬月之寒風

易以艮為山又以艮為背山主靜人以背應之故元首四肢俱主動而背獨主靜葛根稟氣輕清而賦體厚重此不惟取其輕以去實復取其重以鎮動也此又培土宣風之法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不言兩經相合何等病但舉下利而言是病於偏陽明矣太陽主表則不合下利下利而曰必陽並於表表實而裡虛耳葛根為陽明經藥惟表實裡虛者宜之而胃家實非所宜也故仲景於陽明經中反不用葛根若謂其能亡津液而不用則於本草生津之義背矣若謂其能大開肌肉似反加於汗出惡風之合病乎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俱得以葛根主之是葛根與桂枝同為解肌和中之劑與麻黃之專於發表不同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則下利似乎合病當然之症今不下利而嘔又似乎與少陽合病矣於葛根湯加半夏兼解少陽半裡之邪便不得為三陽合病

葛根湯

葛根 四兩 麻黃 二兩 生薑 三兩 桂枝 二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一兩 大棗 十枚

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

枝法

輕可以去實。麻黃葛根是也。去沫者止取其清陽發腠理之義也。葛根能佐麻黃而發表。佐桂枝以解肌。不須啜粥者。開其腠理而汗自出。涼其肌內而汗自止。是涼散以驅風。不必溫中以逐邪矣。桂枝加葛根湯

本方加葛根四兩。舊本有麻黃者誤。

葛根加半夏湯

本方加半夏半斤。

大青龍湯證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

風有陰陽。太陽中風。汗出脈緩者。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此汗不出而脈緊者。中於凜冽之陰風矣。風令脈浮。浮緊而沈不緊。與傷寒陰陽俱緊之脈有別也。發熱惡寒。與桂枝症同。身疼痛不汗出。與麻黃症同。惟煩躁是本症所獨。故製此方。以治風熱相搏耳。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風淫末疾。故手足躁亂。此即如狂之狀也。風盛於表。非發汗不解。陽鬱於內。又非大寒不除。此本麻黃症之劇者。故於麻黃湯倍麻黃以發汗。加石膏以除煩。凡云太陽便具惡寒頭痛。若見重者。條中必更提之。凡稱中風。則必惡風。桂枝症復提惡風者。見惡寒不甚。此惡寒甚。故不見。其更惡風也。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無汗煩躁。身不疼。但重。年有輕時。無少陰症者。大青龍湯發之。

寒有重輕。傷之重者。脈陰陽俱緊而身疼。傷之輕者。脈浮緩而身重。亦有初時脈緊漸緩。初時身疼繼而不疼者。診者勿執一以拘也。本論云。傷寒三日。陽明脈大。少陽脈小。脈弦細者。屬少陽。脈

浮緩者係太陽可以見傷寒無定脈也然脈浮緊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  
可謂之定脈定症矣脈浮緩下當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等證蓋脈浮緩身不疼見表證同輕但  
身重下有輕時見表證將罷以無汗煩躁故合用大青龍無少陰症仲景正為不汗出而煩躁之  
證因少陰亦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之證與大青龍同法當溫補若反與麻黃之散石膏之寒真  
陽立亡矣必細審其所不用然後不失其所當用也

前條是中風之重症此條是傷寒之輕症仲景只為補無少陰句與上文煩躁互相發明意不重  
在傷寒蓋煩躁是陽邪傷寒之輕者有之重者必嘔逆矣

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大青龍名重劑不持少陰傷寒不可用即太陽中風亦不可輕用也此條與桂枝方禁對照脈浮  
緊汗不出是麻黃症不可與桂枝湯以中有芍藥能止汗也脈微弱自汗出是桂枝症不可與大  
青龍以中有麻黃石膏故也夫脈微而惡風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用麻黃發汗脈微弱而自汗  
出是無陽也不可與石膏清理蓋石膏瀉胃腕之陽服之則胃氣不至於四肢必手足厥逆麻黃  
散衝外之陽服之則血氣不周於身必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且脈緊身疼宜以汗解者只  
尺中遲即不可發汗况微弱乎

大青龍症之不明於世者許叔微始之作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  
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此三大綱所由來乎愚謂先以脈論夫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  
緩是仲景互文見意處言中風脈多緩然亦有脈緊者傷寒脈當緊然亦有脈緩者蓋中風傷寒  
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或因地之高下時之乖和而殊症固不可拘脈亦不可執如陽明

中風而脈浮緊太陰傷寒而脈浮緩不可謂脈緊必傷寒脈緩必中風也按內經脈滑曰風則風脈原無定象又盛而緊曰脹則緊脈不專屬傷寒又緩而滑曰熱中則脈緩又不專指中風矣且陽明中風有脈浮緊者又有脈浮大者必欲以脈浮緩為中風則二條將屬何症耶今人但以太陽之脈緩自汗脈緊無汗以分風寒列營衛並不知他經皆有中風即陽明之中風無人談及矣請以太陽言之太陽篇言中風之脈症有二一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晉書惡寒淅瀝惡風翁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一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以二症相較陽浮見寒之輕浮緊見寒之重汗出見寒之輕不汗出見寒之重晉書淅瀝見風寒之輕翁翁見發熱之輕發熱惡寒覺寒熱之俱重鼻鳴見風之輕身疼見風之重自汗乾嘔見煩之輕不汗煩躁見煩之重也言傷寒脈浮者二一曰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陽陰俱緊者名曰傷寒一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以二症相較微惡寒見必惡寒之重體痛覺攣急之輕自汗出小便數心煩見傷寒之輕或未發熱見發熱之難必先嘔逆見傷寒之重脈浮見寒之輕陰陽俱緊見寒之重中風傷寒各有輕重如此今人必以傷寒為重中風為輕但知分風寒之中傷而不辨風寒之輕重於是有傷寒見風中風見寒之遁辭矣合觀之則不得以脈緩自汗為中風定局更不得以脈緊無汗為傷寒而非中風矣由是推之太陽中風以火發汗者無汗可知其脈緊亦可知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熱熱汗出其脈緩亦可知也要知仲景憑脈辨症只審虛實不論中風傷寒脈之緊緩但於指下有力者為實脈弱無力者為虛不汗出而煩躁者為實汗出多而煩躁者為虛症在太陽而煩躁者為實症在少陰而煩躁者為虛實者可服大青龍虛者便不可服此

最易曉也。要知仲景立方因症而設，不專因脈而設。大青龍湯為風邪在表而兼熱中者設，不專為無汗而設。故中風有煩躁者可用，傷寒而煩躁而煩躁者亦可用。蓋風寒本是一氣，故湯劑可以互投。論中有中風傷寒互稱者，如青龍是也。中風傷寒並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細審脈證而施治，何嘗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名是別乎？若仲景既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別，即不得更有中風見寒傷寒見風之渾矣。

夫風為陽邪，寒為陰邪，雖皆因於時氣之寒，而各不失其陰陽之性。故傷寒輕者全似中風，獨腳掣急，不是蓋腰以上為陽而風傷於上也。中風重者全似傷寒，而煩躁不是。蓋寒邪嘔而不煩，逆而不躁也。然陰陽互根，煩為陽邪，煩極致躁，躁為陰邪，躁極致煩。故中風輕者煩輕，重者煩躁，傷寒重者煩躁，輕者微煩。微煩則惡寒亦微，陽足以勝微寒，故脈浮不緊。

蓋仲景製大青龍全為大陽煩躁而設，又恐人誤用青龍，不特為脈弱汗出者禁，而在少陰尤宜禁之。蓋少陰亦有發熱惡寒，身疼無汗而煩躁之症。此陰極似陽，寒極反見熱化也。誤用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致矣。故必審其症之非少陰，則為太陽煩躁無疑。太陽煩躁為陽盛也，非大青龍不解。故不特脈浮緊之中風可用，即浮緩而不微弱之傷寒亦可用也。不但身疼重者可用，即不身疼與身重而乍有輕時者亦可用也。蓋胃脘之陽內鬱於胸中，而復外擾於四肢而躁，若但用麻黃發汗於外，而不加石膏洩熱於內，至熱併陽明而斑黃狂亂，是乃不用大青龍之故耳。

### 大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石膏

大棗

石

膏

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取微似有汗。



此即加味麻黃湯也。諸症全是麻黃。而有喘與煩躁之不同。喘者是寒鬱其氣。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之苦以降氣。煩躁此熱傷其氣。無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質沈。其性寒。恐其內熱頓除。而外之表邪不解。變為寒中。而協熱下利。是引賊破家矣。故必倍麻黃以發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姜棗以調營衛。一汗而表裏雙解。風熱兩除。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

麻黃湯症熱全在表。桂枝症之自汗。大青龍之煩躁。皆兼裏熱。仲景於表劑中復用寒藥以清裡。蓋風為陽邪。惟煩是中風面目。自汗乃煩之兆。躁乃煩之徵。汗出則煩得泄。故不躁宜微酸微寒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則煩不得泄。故躁必甘寒大寒之品以清之。夫芍藥石膏俱是裏藥。令人見仲景入表劑中。疑而畏之。故不敢用。當用不用。以致陽明實熱。斑黃狂亂也。夫青龍以發汗。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黃之多寡。而不在石膏。觀小青龍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驅在表之風寒。獨清中宮之燔灼。觀白虎湯之多用可知。世不審石膏為治煩。竟以發汗用。十劑云。輕可去實。豈以至重至堅之質。而能發散哉。汗多亡陽者。過在麻黃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仲景於太陽經中。預保陽明之先着。加姜棗以培中氣。又慮夫轉屬太陰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發熱是表未解。乾嘔而咳。是水氣為患。水氣者太陽寒水之氣也。太陽之化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其傷人也。淺者皮肉筋骨。重者害及五藏。心下有水氣。是傷藏也。水氣未入於胃。故乾嘔。欬者水氣射肺也。皮毛者肺之合。表寒不解。寒水已留其令矣。心下之水氣。又上至於肺。則肺寒。內外合邪。故欬也。水性動。其變多。水氣下而不上。則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則或噎。或喘。留而不行。則小便